

文化周刊



责任编辑:赵亮
新闻热线:(010)84151608
E-mail:grbwhzk@sina.com

我国手机动漫标准成国际标准

据新华社 由我国自主原创、主导制定的手机(移动终端)动漫标准正式由国际电信联盟发布成为国际标准,这也是我国文化领域的首个国际技术标准。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助理于群表示,这一标准的发布,在国际电信联盟和国际“互联网+文化”的领域中发出“中国声音”,实现了在“互联网+文化”的国际技术水平上我国由跟跑、并跑向领跑的跨越。

2013年,经国家标准委备案,文化部发布了手机动漫行业标准。目前,该系列标准已在中国手机动漫行业内广泛应用。2015年以来,文化部围绕中国手机(移动终端)动漫标准上升为国际标准,组织专家和企业开展了系列工作。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努力,今年1月27日,由中国主导的手机(移动终端)动漫标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电信联盟第16研究组全体会议上顺利通过审议,标准号T.621。经过全球公示后,于3月16日正式发布。

40余名“老戏骨”演绎《人民的名义》

据重庆晨报 投资上亿元的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,将于3月28日亮相湖南卫视。这是一部反腐题材的主旋律电视剧,该剧由著名作家周梅森同名小说改编而来,作家本人担纲电视剧编剧。为了完成创作,周梅森还住进秦城监狱体验生活。周梅森曾创作出《绝对权力》《国家公诉》《我主沉浮》这些经典反腐剧,被誉为“中国反腐剧第一人”。

《人民的名义》以“边西省”检察院反贪局的调查行动为主线,讲述了检察官们步步深入,查办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故事。该剧演员阵容强大,有40余名“老戏骨”参与其中,由陆毅、张丰毅、吴刚、许亚军、柯蓝、张志坚、胡静、张凯丽、高亚麟、冯雷等领衔主演,无论角色大小,戏份轻重,“老戏骨”们都非常用心地对待自己的作品。

四川人艺再现“赵一曼”

据新华社 四川人艺新创作的话剧《赵一曼》日前在首都剧场演出,获得观众及专家好评。专家认为,该剧创新之处,在于从文化视角诠释赵一曼的精神结构,具有很强的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。

该剧从1936年8月1日赵一曼受刑前夜展开倒叙,呈现了这位巾帼英雄从10岁到31岁期间的成长、抉择和斗争,立体地还原了赵一曼从一个聪慧热情的女子,成长为一名知识分子、共产党员,继而成为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,抗日民族英雄的人生历程。

这部话剧的编剧董妮说,面对艰难困苦的环境、严酷的与敌斗争和漂泊不定的命运,赵一曼体现出“富贵不能淫,威武不能屈、贫贱不能移”的民族气节。“她的诗书气质,她的气节,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。”

(赵昂整理)



电影《筑梦人》展现中国建筑业匠人匠心



本报讯 3月21日,电影《筑梦人》观摩研讨会在电影家协会召开。影片真实再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,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建筑行业发展的历史。与会专家一致认为,该片主题鲜明,艺术水准高超,人物刻画细腻,性格鲜明,故事情节生动感人,是反映建筑行业改革与发展文艺作品中的精品力作。

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在与会中说:“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城市建筑是一个重要标志,这也应该看成是中国文化标志,要从这个意义上提炼主题的话,我们就要看到,这部电影它筑梦主要是写中华民族的当代精神,当代的审美风范城市化建设当中,建筑人的独特的地位和作用。这其中也包括建筑业在内的各个行业中的农民工群体。我们要把这些都写进来,一方面增加了这部电影的时代感,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今日之中国形象。《筑梦人》电影应该算是我们电影界中描写建筑工人的一个新收获。”

(赵亮)

子杨

地铁如何“开往春天”?最近,杭州地铁一号线始发了一辆特殊的“乐评专列”。印刷成红色的车厢里,印写着各种网友的乐评,脑海中的音符律动,使阅读触发联想起的旋律。封闭的空间里,乐评开发出的全新维度,为乘客开放了更多可能。在江南的春天里,由地铁引领,让更多人感受到了音乐的温度。

与文明一样,文化也不单是创造出来,同时



上世纪90年代初,国有企业转型拉开大幕,铁饭碗被打破,电影制片厂家属院里,每一个家庭的生活都被改革所影响……

“那些逝去的,总归是美好的”



本报记者 陈俊宇

今年35岁的导演张大磊拍了一部“半自传”电影《八月》,献给父辈。

父亲的前半生寄托于国有企业内蒙古电影制片厂,后半生被迫进入社会寻得一口饭吃,分水岭是1994年开始的国企改革。

《八月》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年。

2008年夏天,张大磊回到呼和浩特的姥姥家。80多岁的姥姥瘫痪在床,母亲只得用小勺给老人喂饭。这一幕,令他感觉恍若隔世,想起了1994年的夏天,姥姥的母亲也同样卧床,姥姥也是这样扶着她的背喂食。

那个夏天的情景和过去一起生活的一帮人,就像电影一样,一帧一帧出现在张大磊的脑海中。这促使他决定拍一部记录过往生活的电影,取名《昙花》(后更名为《八月》)。剧本停停写写,几经沉淀,从2008年持续到2012年,到2015年开拍前才最终定稿。

去年11月26日,第53届金马奖揭晓,《八月》斩获“最佳剧情片”这一重量级奖项。今年3月24日,电影在国内上映,时间已经过去9年。

那个时代就是美好的

“我所回味的人与人之间交往、对美的追求和珍惜,就是从1995年(开始升入中学)开始割裂了。从1995年到现在没有本质区别,我的界限就是在那

年。上中学后,人就慢慢有社会性。这之前,那是最简单、美好,不用为自己负责,肆无忌惮的时代。那个时候,真的是很美。”张大磊不止一次说过,怀念上世纪80年代到1995年之间的时光。

因为怀念,所以影片鲜有冲突、对立或者批判,只用基本的叙事与抒情,带出全片的平稳节奏和安静氛围。《好莱坞报道者》(HollywoodReporter)给予的评价是:“将对往事的怀念慢慢渗透出来,这种细微的情感展现在电影的每一处小角落。”

《八月》的情节不复杂,讲述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代变迁中的小城故事。结束了小升初考试的晓雷,迎来了没有作业的假期,那一届国企改制,晓雷父亲的单位电影制片厂受到冲击,大院里的生活在不动声色地变化着,父亲离开了家乡去远方谋生。一天夜里,家里养的昙花悄然绽放,1994年的夏天倏忽过去了……

1994年,张大磊12岁,与电影中的晓雷年纪相当,晓雷的眼睛成了整部影片的视觉出发点。影片与现实在此实现了高度重叠。张大磊的父亲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剪辑师,母亲是教师,《八月》中的人物角色设置亦是如此。

在他的记忆中,小时候很少见过大人们伤感,但是1994年电影厂改革时,就会经常听到人们半夜喝多或者看到他们迷茫接下来的生活。就影片来说,孩子的视角与他的记忆无疑是契合的,“对我来说,那个时代就是美好的,没有任何苦痛,但实际上可能有,但在我这里没有,毕竟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孩子。”

金马奖获奖解说精要恰当地概括了这部影片的

精髓:“全片以非凡影像呈现,透过一个小男孩的视角,旁观大人的世界,然而它不只是一个男孩的成长,更是对人情世故、体制变革以及时代记忆的回眸与反思。”

“不是痛苦,而是不适应”

同样是关注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,有一部电影不得不提,那就是2011年上映的《钢的琴》,影片的主人公陈桂林是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铸造分厂的工人,40岁那年,工厂难以为继,被“改革”了,他和同在厂里干活的妻子同时下岗。妻子离家出走,俩人争夺女儿抚养权……

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曾为这部电影写过一篇影评《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》,文中写到他曾到影片的发生地辽宁铁西区做过关于下岗工人的调研,“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,他们静静地说话,无悲无伤,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”。

影片《钢的琴》有着直接的矛盾冲突,那些下岗工人面对生活的无力与挣扎暴露无疑。《八月》则不然,摒弃了生活的苦难,就如一首抒情的“散文诗”。

“是有所顾忌吗?”“以一个孩子的心智去看上世纪90年代初,是不可能看清楚社会变化或者是人到底有痛苦的。”对于记者的提问,张大磊有过思量:

“《钢的琴》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,下岗大潮早已开始,所有人都受到切实的冲击和影响,但《八月》不是,改革才刚刚开了个头,大家还没有被这个改革影响,更多的是在解决自身的问题,不是痛

苦,而是不适应。”

面对即将到来的国企改制,影片《八月》中倒是有意无意在体现一种立场,姥爷对已经待业在家的大舅说,你是工人阶级老大哥,党和国家的政策你要正确对待;在电影厂做剪辑师的父亲会一再对家人强调,自己凭本事吃饭,没什么怕的。

“我生活周围的大多数人就是这样,他们不会有其他的态度,只能是这样。”在张大磊的印象之中,觉得那个年代的人是简单的,“充满理想主义,还很浪漫,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美,而且追求的方式是傻乎乎的。”

多年过去,他还记得一件小事:改革前某一年的元宵节前夜,还在录音车间的父亲就和同事们商量着出去做事,会修鞋的修鞋,会修车的修车。

“属于自己的电影”

“怎么去期待票房呢,这样的电影没法预期吧。”《八月》上映前,面对记者对于“票房预期”的惯常提问,张大磊显得有些局促。

即便有金马奖“最佳剧情片”以及“最佳新人奖”等多个奖项的加持,《八月》的院线排片以及票房依旧令人担忧。基于独特的黑白影像,浓重的年代感以及强烈的个人表达,都让这部电影毫无疑问地被划入了文艺电影的范畴。而文艺电影在国内电影市场一直是夹缝中求生存。

《八月》是爱奇艺影业出品的第一部文艺电影,对于市场前景,影业总裁亚宁也不得不放低姿态,“文艺片的排片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,我就不下跪了,我跪也没有什么用。希望更多的观众能够欣赏到《八月》。”

2006年,张大磊从俄罗斯圣彼得堡电影大学导演系毕业,在过去的10年间,进过一些剧组,做过婚庆摄影,也拍过微电影。按他的话说,“都是为了生存”。

时光回到2008年的8月,他满心疲惫地从北京回到呼和浩特,“当时的状态不太好,想做的事情做不了,父母或者别人想要我做的事情,我不愿意做,处在一个上不不下特别尴尬的状态之中”。

在姥姥家的小院里,他一待就是一天,午饭后坐在躺椅上,感受着光线的变化,细微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,周遭一切都是安静的、缓慢的。这让他心生感触,那种感觉“曾经经历过,但又很久没有体会过了”。在他的童年时期,生活是自然而然的发生,自然而然的结束,没有为特定的事情奔忙。

于是,他就跑进屋里对姥爷讲,要拍一部什么样的电影,把以前的岁月记录并呈现出来。老人听完后问,“可是有什么意义呢?”张大磊想到家中养的昙花,就说“我想要用昙花作为片名,这蕴含了意味在其中,就是逝去的尽管逝去了,但总归还是美好的。”老人听完说,这就有价值有意义了。

张大磊终归对《昙花》是念念不忘的。影片结尾处,昙花开了,一夜又将凋谢。下岗的父亲在外艰辛地做着场工,未能见着花开。

过去的日子,一去不再回来。

辽河油田职工创作正能量歌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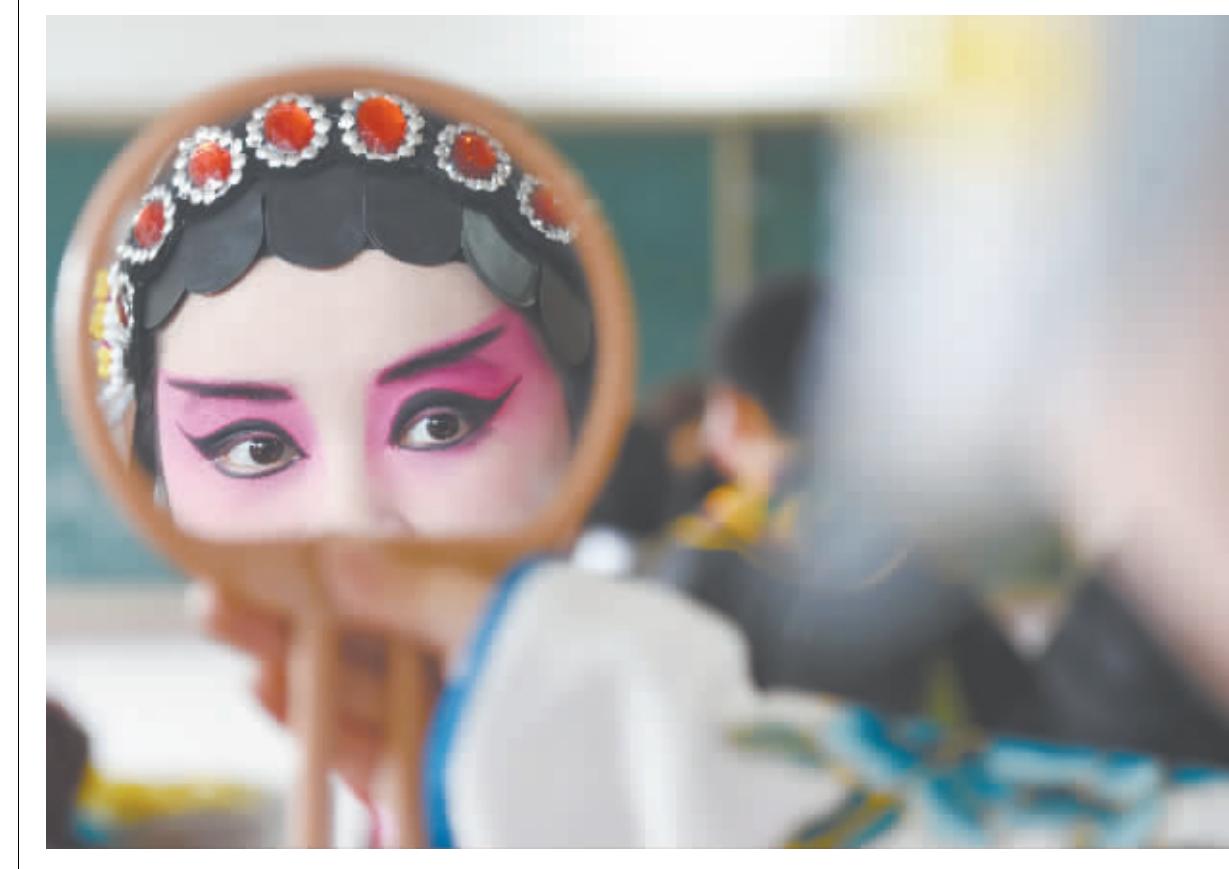
《撸起袖子加油干》走红网络

本报讯 酷6视频、爱奇艺、腾讯视频……近几周,一首名为《撸起袖子加油干》的歌曲迅速蹿红网络,仅在腾讯网筛选其中“最热的一条视频,点击量就超过了250万次。

《撸起袖子加油干》的词曲作者曾维胜是辽河油田沈阳采油厂档案室职工,1976出生,今年41岁。他的是有机化工专业,但却酷爱音乐创作,18岁时报名某音乐杂志函授班学习,打下了一定的歌曲创作基础。20岁中专毕业后到北京一家唱片公司自荐,没有引起重视,随后成为石油工人,但创作歌曲热情不减。十几年来,已创作歌曲200余首,代表作品有《回来我的爱》《原香草》《西藏的天空》《爱我就给我一个家》等。2005年创作的《回来我的爱》,因网友演唱,开始有了一些影响力。《原香草》是2013年歌手乌兰图雅第五张专辑的主打歌曲。他是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,中国首届娱乐金樽“十大音乐人”称号获得者。

“撸起袖子加油干,和衷谋发展。中华民族复兴,谱写新诗篇……撸起袖子加油干,小康在眼前。新的长征路,通往幸福源。”这首歌6段24句,通俗质朴,琅琅上口。

《撸起袖子加油干》由歌手常亮演唱后,上传到网络,很快走红网络。一位网友“点赞”后留言:“歌词美,旋律美,内容充满正能量。”(顾威 姚微 黄振华)



安徽瑶海:戏曲进校园

3月23日,在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少儿艺术学校,一名学习京剧的孩子对着镜子练习表情。

当日,合肥市瑶海区少儿艺术学校请来安徽省徽京剧院专业老师,现场为孩子们教授京剧表演技艺和经典唱段,让孩子们零距离感受国粹的魅力。瑶海区少儿艺术学校与专业戏曲院团建立了长期的联动教学机制,校园内经常能看到专业戏曲教师忙碌的身影。

新华社发(解琛 摄)

“开往春天”的地铁

也是被开发出来的。农民在田野、工人在车间、政治家处庙堂之高,同样可以创作出“诗和远方”。但是,这些创造不一定来自基因,而可能仅仅是心中的一颗种子被生活中某些“意外之举”开发、打动,而孕育出来的心灵的力量。记得在一部德国影片《他人的生活》中,特工偶然从诗人那里听到了描写田园的诗歌,激发了他对人性的思索。如果不开发交流与互动,如果一辆地铁只被限定于它的实用功能,那么地铁文明也就只能是干巴巴的规则和秩序,而难以融入城市文明的洪流,使具体的乘客和他所居住的城市,每次的通勤都仅仅是“擦身而过”。

三年前,北京地铁与国家大剧院合作,在不同时间段、不同的地铁站播出古典乐,曾广受好评。文学艺术和实用功能冲突吗?或许在某些人看来,文艺并非全民性的,而是高于生活,远离现实的东西。然

而,实际上,文学艺术的功能虽然看不见、摸不着,却绝非空中楼阁,仅为品味和趣味而存在。不同时期的古典音乐既代表了严格的秩序和理性,也可以充满澎湃的激情和浪漫的冲动。北京地铁以拥挤著称,但音乐的旋律对地铁文明秩序的形成,相较于管理人员的广播,或许更加春风化雨。对于上班族来说,与其低头看着手机上自己都不相信的心灵鸡汤,不如注入古典音乐悄然带来的正能量,也更能使人在不知不觉间“元气满满”。

同样的,“联通”的概念,或许也不仅仅存在于物联网层面,一切联通的终端都是人。杭州地铁的乐评,绝非只是文艺青年的“矫情”或地铁文化的噱头。通过乐评,不同年龄段的人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,或许有了一种交流的可能,一种虽非言语,却会发生在共鸣的可能。乐评虽然是在评论音乐,但音乐却不过是一种手段,这些在众多评论里获得最多

点赞的评论,开发出来的仍然是文艺对生活或喜或悲的体悟与思考,而在会心一笑或蓦然回首间,地铁车厢里的人们,或许也就真正能够具备一种情感向度的联系,这种联系交融出来的种子,终有一日,将会灌溉出地铁文明或城市文化的参天大树。



杭州地铁一号线“乐评专列” 资料图片